

梁老藥師

7A 梁嘉升

(全港青年學藝中文故事創作比賽高中組冠軍)

在寒風凜冽的春節中，身穿傳統灰藍色中醫袍的梁老藥師依舊托着一副古式的眼鏡，風雨不改地打開他那間殘舊得像隨時倒坍的中醫館，在看着書，熬着藥。藥材的氤氳搭上一份蕭瑟，替梁老藥師裱上了一雙渴睡人的眼睛，他的頭顱繼而搖搖晃晃如被人輕推的不倒翁。搖晃間，那副古董眼鏡「啪」的一聲掉了在地上，嚇得梁老藥師隨便地扔了手上的書，慌張地跪在地上摸索那件老伴的遺物。幸然，不消一會兒他便擺平這份虛驚。他將那件重新尋獲的珍寶抱在懷中，蹣跚地走到醫館門口，望了望那只有半點春節氣氛的街道，屈指算了算路上的行人，怨了一句：「佳節啊？咳……」在梁老藥師眼中，這單調的春節佈置反而搗破了這節日的存在價值，同時又鬱了他一腔孤寂。

這孤寂的老頭不是平凡的傢伙。梁藥師是首批任教於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博士之一，而且是最年輕的一個。當時年少氣盛，曾忽視長輩的勸告，衝動地公開對政府發了些怨言。剛好那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，眼看身邊的政要朋友在紅衛兵手下無聲地蒸發塵世，為了保命，他帶同青梅竹馬的伴侶和錢財離鄉別井，透在當時一邦地下的救亡行動機構，暗地裏遷港定居，隨即建立了一所中醫館。

營業二十多年，由於梁藥師醫德高尚，打響了懸壺濟世的名號，醫館生意扶搖直上。可惜好景不常。一九九七年，醫館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猛烈吹襲，險些要倒閉。風暴襲後，梁老藥師一心重整旗鼓，計劃過開分店，或者重修那昔日欠缺保養的時間遺物。心力交瘁之下染上了肺氣腫，常言道「能醫不自醫」，但梁老藥師為省下醫館發展的資金，堅持自己能調理病情。也許受到天使的眷顧，他的病情得到好轉。也許受到魔鬼的攻擊，一直替他憂心、無論大小二事都伺候他左右的老伴患上了肝癌。梁老藥師毫不猶豫地拿出全數發展儲備給老伴作電療醫藥費。醫館的發展夢碎成炮灰。受到命運的捉弄，隔年後梁老太肝癌復發，魂歸天國，只遺下一副隨身的古董眼鏡。

當梁老藥師轉身看看那藥鍋有沒有翻滾時，竟發現剛剛隨手扔的書本蓋在了藥鍋蓋子之上，他嚇得面也青了，隨即便飛奔過去撥走那本燙熱了書。突然，他發現有一雙可憐的眼睛閃爍在藥鍋之後。他揪出那雙眼睛的主人，驚見是一個大約九歲多，眼大臉圓，頭髮蓬鬆，穿著幾件不稱身之餘又發出腥臭的破衣的小孩，偷了一包藥執在手中。小孩垂著頭，咕嚕了一句便逃跑了；老人愕然無語，想追趕小孩卻又有心無力，只得無奈地「唉」了一聲。

隔了平淡而無味的兩天，身穿傳統灰藍色中醫袍梁老藥師掛了那副古式的眼鏡在胸前，繼續打開他那間似被風一吹便塌成斷垣殘壁的中醫館，在看着門口，熬着藥。藥材的氤氳搭上一份鄉愁，將他帶進了家鄉的熱鬧之中。在那兒，年輕貌美的伴侶靠着他的肩雙雙在溪邊看書，不用靠眼鏡，俊美的梁藥師亦能清楚見到有潺潺的清溪、沙沙作響的「樹琴」和哼着最自然之音的黃鶯們在暢快地為他們演奏「萬物的歡聲」。「啪」的一聲忽而將梁老藥師的幻夢粉碎。睡眼惺忪的他再次見到前兩天那個樣子清純的小孩，站在藥櫃前，執拾着翻瀉了的幾包藥包。這次，梁老藥師嚴厲地喝住了這個小賊子，小賊子嚇得目瞪口呆，梁老藥師一邊喝罵，一邊拐着上前捉住小賊子纖幼的手臂。

梁老藥師叱道：「吶！咳……你這小壞蛋！有書不好好去唸，竟學賊子偷老頭子的東西？」

小孩垂着大頭無言以對。梁老藥師洞穿他似乎有難言之忍，便卸下那嚴肅的面孔，輕聲問道：「小孩，什麼名字來着？」

小孩怯懦地應道：「小……小嘉。」

梁老藥師見他開始懂得回應，便加強語氣問道：「難道你不知道偷東西是錯誤的行為嗎？家裏怎教？咳……」

小嘉渾身顫抖，斜斜的向上瞄了那張惡臉一眼，馬上又低頭，喃喃地說了句「對不起」。

梁老藥師連聲訓道：「偷東西是錯誤的，小孩子應該好好唸書，直到出人頭地時要飲水思源，回饋社會，還要……咳……正所謂『小時偷針，大時偷金』，唉！我絕對不能縱容你！來吧，打電話叫你的父母過來解釋，不然我就要報警處理了！」

但小嘉怕得臉青唇白，一顆顆晶瑩剔透的淚珠從眼角滑落在地上的藥包上，顯得有點無措，卻惹人憐憫。

梁老藥師拍了拍小嘉的頭：「唉。我給你多一次機會吧。只要你馬上道歉，並答應我以後不再重蹈覆轍，我就會放你走。」

小嘉雙眸突然發出一份堅定，一份勇氣，暗暗夾雜着一份淒涼，揚聲回道：「對不起！即使你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仍會這樣做。」

梁老藥師彷彿看到了當年冥頑不靈的自己，但仍憤怒地喝道：「唉！臭小子！咳咳……馬上帶我去見你的父母！」隨後，梁老藥師破例地於中午便列上醫館的木門，並黏上一張寫着「東主有喜」的紅紙。梁老藥師緩緩地推拉着小嘉，命他引路回家去。

穿過兩個街口，步進一棟日久失修的唐樓，踏上三層樓梯，小嘉小心翼翼地在破褲子中掏出鎖匙開門，還特意把食指放在小嘴巴前，向從背後監視着他的梁老藥師「噓」了一聲，似乎不想驚動任何人似的。梁老藥師未能意會，氣忿忿地闖進了去，大聲喝道：「誰在啊？」小嘉馬上拉了拉

他的衣袖，慌張地連聲「噓」了梁老藥師數聲。小嘉莫名的行動灌了梁老藥師一整壺名為「疑惑」的酒，使他覺得慌失無措。

梁老藥師環視四周，不禁吟了句「盎中無斗米儲，環視架上無懸衣。唉……」他這才輕嘆完，耳邊突然傳來數聲咳嗽聲，但在這老醫師的耳中聽起來卻是垂危的呼救聲。他馬上推開傳出咳嗽聲的房門，小嘉從腹中掏出半包偷來的藥包隨後而進，將藥包遞給梁老藥師，瞪大雙眼，誠懇地說：「這是我的媽媽。媽媽病了很久，請救救她吧，醫生！」

梁老藥師接過藥包，不甘地應道：「唉？醫生？人家都說本老頭不過是個糊塗的老藥師罷了！且看她有什麼病吧。」說罷，梁老藥師隨即為那眯着眼的婦人把了把脈。

一把脈之下，梁老藥師驚問道：「小嘉！你的爸爸呢？」

小嘉天真地答道：「媽媽說爸爸移居到了一個遙遠的地方，將來會辦手續接我們一起去安居於那個最幸福的國度。」

梁老藥師急透了，便用雙手捉緊小嘉的肩膀，嚴厲而迫切地再問：「爸爸有沒有留下聯絡的方法？」

小嘉被梁老藥師的壓迫感懾住，戰戰兢兢地答道：「媽媽說……把……把雙手合緊，我的話……就能傳到爸爸耳邊了……」

這下子梁老藥師才恍然大悟。雙眼通紅的他，淌下了一大顆一大顆的淚珠，擁着小嘉嗚咽地大哭，哭得連嘆氣的聲音也發不了。小嘉不明白梁老藥師為何哭了起來，但也隨之而嚎啕大哭。

在一片哀聲中，小嘉用那件髒得發臭的破衣抹了抹眼角，緊張地問道：「醫生，把媽媽醫好了沒有？」然後貼近梁老藥師耳旁低聲說：「關於我偷了你的藥包的事情，請你千萬別告訴她呢。我生怕她咳得更厲害。」

梁老藥師的視線被淚水模糊了，發現自己哭得沙啞了聲音。他拭了拭眼淚，帶上了那件古式的眼鏡，一本正經而且含含糊糊地問道：「唉……假如我再給你多一次改過的機會……你……你仍會再去偷我的藥包嗎？」

小嘉堅決又單純地應道：「假如你只給我多一次機會，我就希望下次不會再被你抓着。雖然我不懂熬藥，但我相信這些藥包能像保護符般保守着媽媽的健康！嘻嘻！」

梁老藥師強忍着眼淚，嘶啞地說：「小嘉……媽媽剛才告訴我，她要先去爸爸那裏去享……享福了，不久的將來亦會接你過去一家……團……團聚。她還暫時將你交給我託管，要我教會你如何分辨哪些是……醫藥，哪些……是毒藥，還……還要我教你如何熬藥呢！」

小嘉興奮得活蹦蹦地跳了舞起來，然後按了按媽媽冰涼的手，看見媽媽安祥的模樣，看見媽媽嘴角的笑容，看見媽媽沒有再咳嗽，便笑對梁老藥師說：「謝謝你啊！醫生。你看！媽媽真的病好了！她還安然地睡着呢！我會聽媽媽的話了！嘻嘻。媽媽何時起行啊？」

梁老藥師的淚水再次從眼角氾濫，他將老伴的眼鏡卸下，交放在安祥的婦人手中，然後緊緊地擁小嘉入懷。